闢邪錄

單

闢邪錄序

今 上嗣位之三年洋徒寔繁嘗試 朝廷李㙫仲文抵書於柳重教釋程曰謨師一友要余作闢邪文字俾愚迷者易於開惑愚實樂聞而爰務未遑也吾兄宜構出一篇而又轉懇於金友也釋程得書敬諾而連有事故未及涉筆余亦晩喪獨子奉老流離朝夕將死精力實不足以及此然亦不能一日而忘於心也蓋 聖上新總萬幾乾斷赫然卽殲渠魁幷蕩巢穴明示好惡於中外此正撥亂一治之大幾而獨其内修德教以爲外攘之本者未之有講此則諸臣不

能開發 聖聰之咎而中外有識之人日夜跂足而
望者也倘天啓 宸衷及此閒暇而致力於此則無
論 朝廷縉紳之貴閭巷韋布之賤各盡胞中之蘊
以為扶持遏絶之一臂萬一有以仰贊不世之謨烈
者皆分内之事而不可以遂已者也仍記 憲廟丁
未年間得潛室李公正觀所著闢邪辨證一卷妄有
所記疑凡若干在亂稿而學荒文拙自以不足有無
而秘之今頗修潤稍成片段手自繕寫寄呈於二友
乞加斤正俾免瑕纇又各自為若干言以勿辜漢士
之善意也抑豈惟副彼之求竊惟我老先生述作既

有成篇在焉又其散出於講說時雜録者不一合取
而弁之卷首則見其與孟子之距楊墨朱子之闢禪
佛庶幾同功於右今而吾輩文字附尾成編猶根本
之有枝葉矣然後輪講於書社觀善之間則縱未及
上備 乙覽而公於一世其於扶持遏絶仰賛謨烈
之地亦未爲無小補也區區淺陋竊願二友之勉旃
焉時 崇禎四丙寅中伏翼日淸風金平默書于龍
門之大谷寓舍

闢邪錄序 終

闢邪辨證記疑

星湖李瀷論利瑪竇七克之書爲四勿之註脚云

云

利胡之七克與吾儒之四勿不可同年而語者具眼者可以立辨而星湖比而同之何也吾儒之四勿以禮爲之準的禮則由之而非禮則勿之矣禮與非禮有不可辨則澄淸吾心之知而窮格事物之理如何是禮而如何是非禮了然於胸中而無疑故爲能勿其所非禮而復其所謂禮也傳我以文約我以禮卽其事也今彼所謂七克如以謙克驕以舍克吝以澹克

淫以忍克怒以淡克貪以仁克妬以勤克怠者與孔顏之傳授心法果有依俙近似者乎不過雜取好語假飾外面而隨事以究覈則惟以謙克驕之云似矣然以下條一不拜國王父母者觀之則是雖至尊之地茶飯積習乃是驕傲無禮而未見有一毫謙抑畏敬之意矣至耤神父教主之名號則施諸所尊者尤有所不可言者矣此其大逆無道之至不待教而誅者而顧乃為此文具之言要以瞞過天下之人則稍有知識者豈肯信之乎至云以舍克吝則殊不知天下之理有當舍者有不當舍者理在當舍則舍者固所以

克吝也理在不當舍則不舍乃所以克吝也今不問理之當否而槩以舍爲克吝之方則所謂舍者豈復有繩墨而所謂克吝者豈非所以爲盜賊貪饕之資乎本其爲説出於通貨色之邪意而其爲禍則又不止於通貨色之一事而已所惡於淫者爲其瀆人倫而陷於貪饕之醜也非專以爲不潔而禁之也若不問人倫之瀆否而惟圾圾然以潔爲貴則一番輾轉豈不入於坐教之絶倫乎所惡於貪者爲其喪廉耻而起夫爭奪之禍也非專以爲不淡而禁之也若不問廉耻之喪否而惟圾圾然以淡爲貴則毋乃類道

派之清淨無爲者乎至於怒則七情之一也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豈是可克之物耶若曰可克則舜之怒四凶文武之一怒而安天下爲非耶若曰只言其不當怒而怒者則其克之有道焉以程子所謂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爲法而虛心以處之則怒不待克而自平矣今不問理之是非而一以能忍爲克怒之術則是雖大舜文武之怒亦在所當克也此豈理也耶妬固仁者之所不爲也然若以仁爲克妬之一法則是不知仁爲何樣物事者也蓋仁者本心之全德不容有一毫人欲之私者也非顏子地位

不足以當之若夫克姤不過求仁之一事不足恃此以爲得仁也況曰以仁克姤則又倒說而不成理矣至曰以勤克怠者驟而觀之疑若與敬勝怠之說相似矣然謂之敬勝怠則敬者所以勝百邪者也涵養本源省察克治而得夫道心微妙之全體者實不外乎敬之一言矣今曰以勤而勝之則是欲其勤夫舜徒之事耶欲其勤夫跖徒之事耶欲其勤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之事耶欲其勤夫人之所以同於禽獸之事耶今以洋胡之心術伎倆案之則其語意歸趣不待兩言而可以斷之也凡此之類自識者觀之肺

肝悉見而星湖了不覺察妄以擬之吾儒之四勿則正所謂開門納賊不可說也潛室之斥之是也但其七克四勿所以蔽越之故則殊無一言辨破何歟○又按利胡洋人之領袖也今此克淫之云明是局色之禁而洋人罪惡最在於此豈利胡名雖領袖而寂寥一句語不足以防衆胡之情欲耶抑自其身止於猩猩之能言耶以此以彼都不足掛之齒牙但今衣冠中人比而同之於孔顔之四勿則不得而無言耳佛蘇國不拜國王父母之尊而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云云

朱子曰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地之道不外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君臣父子之禮所以定也禮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春秋祭祀之禮所由起也然則尊君敬親奉先思孝乃天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也如曰可已則孟子所謂無四端之心非人者也今夫洋俗不拜國王則是不君其君也不拜父

母則是不親其親也不信鬼神則是不祖其祖也無君親無祖先禽獸之尤者也至於祀天又天子之事也西銘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惟其宗子也故得以祀之諸侯以下支子也支子而祀之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孔子說魯郊之非禮正為此也今曰人人而祀之則以下僭上以支干宗不務民義而黷神弗欽者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數者皆非難明之理也特為氣拘物蔽不悟其為邪又從而學之耳

王出坐禮堂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刼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

罪莫大焉云云

此一語驟看却似好語然殊不知人生之所以甚難者以其順理則生從欲則死遏人欲而順天理爲甚難也天道之所以不易者以其順理則福從欲則禍絶禍本而長福履爲不易也理者何也本於心則五常之天德施之事則五品之人倫散在日用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也是乃天道之本然而人生之命脉也欲者何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四支之於安佚之類雖亦天道之所有而人生之所不能無者然恣其所欲而不以天理當然之則宰之則口之於味雖仇餉紛

臂之悖有所不顧矣目之於色雖株林鶉奔之惡有所不恤矣四支之於安佚凡所以姦非刼竊細行謾言欺貧虐賤危人禍人之事皆將無所憚而不犯矣是則圓顱方趾之倫化為豺狼禽犢之群而所謂天道之本然人生之命脉者殄滅而無餘矣不亦慘乎此非真胡之徒所能知而衣冠之邦直道之民宜知所懼哉○又按洋徒說法於君親忠孝擴充不忍人之心凡繫天理民彝之大者瞑然無覺曾無一語及之則只此數句不過欲藉此取信為黷貨色陪奉形氣之資斧斤而已正程子所謂盗賊之有禮樂者也

如見肺肝情狀莫掩覽者宜察之不可被其誑誘也
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獲福無量云云
此說直是可笑但爲愚人地不妨一辨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返而遊散死生人鬼之說大槩如是而已一氣輪廻常存不滅旣死於此而又生於他理之所無有一也陰陽成象者天也剛柔成質者地也受氣於天而賦形於地者人與物也受氣不受形受形不受氣而爲生者理之所無有二也大哉乾元資始而已至

哉坤元乃能資生今曰不生於地而生於天則是乾行坤之事如男主中饋君親有司理之所無有三也苟能因此而尋究乎陰陽造化生成之妙則此等淺俚之說雖欲惑之不可得矣○又按彼所謂征戰者須更一番究覈盖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征戰之中也有天理也有人欲黃帝戰於阪泉禹征三苗啓戰于甘胤征羲和湯征葛桀高宗伐鬼方文王戡黎伐崇武王伐紂周公東征宣王伐玁狁孔明六出祈山宋真宗進師澶淵　明太祖掃清中原此類皆天理也蚩尤作亂虞賓滑夏春秋無義戰五胡亂華金人渡

河蒙眞陸沉神州洋匪来逼人類此類皆人欲也从之為言正也以己之邪伐人之正烏得為正不正之戰嗄做天理否嗄做人欲否此不待卮言而决矣天理之戰誅其君吊其民若時雨降此則尚矣其或不幸父子君臣同死社稷者有之則慘矣然惟其得人心天理之正故天地神人上臨傍質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令譽洋溢於天下流澤施及於百世古今成仁取義之人其已事班班可考也人欲之戰天地之所惡神人之所憤自蚩尤以下古今強暴之賊或貪城地或貪貨色或臣子犯君父或夷狄抗中國或禽獸

逼人類屠戮民生流血成川始雖横行終免於殄滅乎其子孫果有噍類乎神人共怒無地可容古人有言曰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有何生天獲福之理

唐帝勤令西夷歸俗使之混處於中國不如置寺而處摩尼之猶為小弊也云云

華夏天地之中也人稟五行之全氣故鍾生聖賢而參贊化育至於小民雖不可使知之亦可使由之四夷不然東偏於木西偏於金南偏於火北偏於水故知覺偏通乎一路而不能通貫乎全體雖聖人與居不可化而入道同於中國之人與之混處則其通於一路而可喜者反

使吾民與之俱化一日有一日之害二日有二日之害此先聖三王所以置之度外而但防甚嚴也 唐帝令西夷混處中國固是事不師古不可訓也若留景寺雜處之與等徒打成一片則又豈非教猱升木增長形勢而甚焉害又烏可量乎鶴室之言未可曉也

錢牧齋景教考云云

錢氏 明末大家也而其說乃以大秦行教為不過坐教之下乘最劣者噫即此語意可見當時中國都無深識遠慮任其恣行而忽堅氷之至也今日之滔天亦宜乎○又按錢氏當陸沉之日乃千百億化

身者也夫華夏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也以其有三綱五常也錢氏以文章擅名天下為中國衣冠之巨擘而乃忘君背親剃頭裂冕甘為犬羊之臣妾而使天下視效則是為夷狄禽獸之雄而已議論得失何足深辨

萬曆二十九年天津稅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禮部言大西洋不載會典真偽不可知且其所貢天主女圖旣屬不經而囊有神仙骨等物夫仙則飛昇安得有骨宜給冠帶令還其國不報云云

禮部之諫當矣然但知天主女畫像為不經而不知白日飛昇之說又是不經則令人不覺失笑也或問於程子曰神仙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言居山林間保鍊形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若白日飛昇之類則無有也禮部之臣不曾講明聖賢之訓而妄發無理之說何以能開悟 神皇之聰而沮遏剥床之漸乎曰然則諫受仙骨也當如之何曰古之明主不貴遠物是故周武不受旅獒漢文詔却駿馬犬馬且然況神仙之說程子朱子皆以逆天道竊化機天地間一賊斷之則此豈聖王之所深惡也且所謂盜竊化機延

年益壽者亦謂其少延於本數定限之外也非謂其能後天而老而■三光也晝夜始終死生人鬼天下萬古不易之理也故易所謂遊魂為變正蒙所謂物生既盈氣日返而遊散者畢竟逃脫不得今曰有骨則亦一明證也如秦皇漢武無克己養心之功故不安於定命無典學致知之事故不明於實理所以妄想於長生久視此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況今凶穢之骨尤不宜斯須延入以來群下之惑以啓異日之禍倘陛下澄治心術窮格物理則臣言之非誣可以下燭云爾則庶乎近之矣

順菴曰明末曆法多錯且用兵方急而西士適來使之治曆又造火器至于清人始立天主堂而不過如僧寺道觀而已未曾崇其學

朱子曰夷狄是人與禽獸間一物此至言也盖夷狄雖是人形然得天地偏氣而生不知父子君臣夫婦兄弟師友之道日用事物只是形氣陪奉而已與鳥之飮啄獸之搏噬無異豈可以人理信之哉故中國居於內四夷置之外天地所以區別人與夷狄也莅中國而王天下夷狄則置之度外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聖人所以奉若天道也知此則知曆法雖錯不可

任夷狄也用兵雖急不可任夷狄也不信賢能空虛其國而顧使夷狄猥當賢能之路以示中國之無人以納夷狄之窺侮可乎不可乎此明末之所未講也故甚則已入多爾袞以討賊遂致神州之陸沉而不可救哀哉痛哉○又按順菴之言回護太甚而其中又有自相矛盾者夫既使之治曆造器則是以洋胡為適用之才矣夫既為之立堂事鬼則是以洋術為當崇之道也如是而曰不崇豈非識者所寒心乎且以狄梁公毀淫祠千餘之事律之則彼僧寺道觀在所當撤況復刱立天主之堂增益邪妄之教乎苟無

崇信之心則又安肯費了秋毫而祸其一樣子

今中國幻戲之人能吐火吞刀者類多西番之人至於西洋一區又鍾得異㨾靈明生於其土者類多異術妙觧天度推步曆法筭數至於器用之精巧醫藥之神效眞實有遠過於中國者然其教魔道而已云云

按今人所以口液津津至於風靡者正在於此不可以無辨也子思子述聖祖之傳而作中庸以教天下萬世常行不易之道其體則仁義禮智之性此心未發之中也其用則喜怒哀樂之情此心中節之和也

其修諸身則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也其施於事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達道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強之是也求之於人則人之理即已之理也求之於物則物之理即人之理也貫徹古今充塞天地其所以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而極乎參贊位育之盛者固分內之事而無堯舜塗人之異古今貴賤之殊者也但其氣禀拘之於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於既生之後是以一不能皆有以全夫此心之本然則不問人品之優劣地位之大小而動不動一切顚倒而壞亂耳子思於此憂深慮遠發揮出戒懼謹獨學問

思辨篤行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等許多說話使之有以消
融氣質之累而澄淸本然之心刋去人欲之妄而收復
天理之眞果能此道矣則心純理得隨其人所遇而
事物各得其宜矣故總而名之曰中庸而程子曰不
易之謂庸朱子曰庸平常也言其如冬裘夏葛飢食
渴飮爲天下古今平常不易之道也堯舜以是傳之
三王三王以是傳之孔孟孔孟以是傳之程朱程朱
以是傳之我東一二先覺或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得
其所或明之於萬世而萬世受其賜盡此者聖人也
聖人尙矣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

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此皆燦然之迹必然之理而不可掩者也若其怪異底事豈可常而不可易哉暫而不常其害不細常而不易害當如何且昔者馮理以室中有光為奇特事而夸之於程子程子曰京有奇特事每食必飽聖賢之道平常不易之中有神妙不測者存神妙萬物無物非神不應怪處方神所以能順天因時立政成務而天下賴之曷嘗以吐火呑刀之類為神也哉這般神異又何補於事耶以余觀之特盜賊濟奸之資斧而聖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且天度曆筭器用醫藥之類神農黃帝堯舜三王之開物成務

者固已燦然悉備而無一毫之遺憾矣只此修明而因革得宜則利用厚生無所不足而彼之所謂精妙者其入用而不可闕則固已在範圍之中矣外此範圍者皆武王所謂奇技淫巧呂公所謂作無益害有益王政之所宜痛禁者也今也歆羨張皇必欲捨吾五穀之可食而求彼荑稗之似烏喙之毒者不亦昏惑之見乎不亦驚怕之甚乎且所謂異樣靈明者須以聖賢之靈明一番對勘然後同異之歸從違之判可得而明也聖賢之靈明原於性命之正而所引中庸之道乃其全體大用也彼之靈明一於形氣之私而

其入用者亦不過一技一能之長其視聖賢之開物成務特猶泰山之一石一木耳設或有中國人所不及之技譬如蜂之造甘易牙不能馬之識路管仲不能農圃之精尼父不如夫婦之能知能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君子之所達在上而小人之所達在下君子之所喻在義而小人之所喻在利中國之所靈在中國之道而夷狄之所靈在夷狄之事人類之所明在人類之道而禽獸之所明在禽獸之能道不同不相為謀久矣今乃歆艷於小人之所能而欲舍君子而效之歆艷於夷狄之所能而欲舍中國而效之歆艷於

禽獸之所能而欲率人類而效之其可乎不可乎此理甚明而若不知悟哀哉○又按天下之理無窮魔道幻術豈無其事但君子於此須問其邪正善惡當爲不當爲不當問其有是理無是理有是事無是事況口液津津張皇其能如李鄴之張皇金虜也可乎今聞使魔幻戲之說則又皆驚惕惶惑罔知如何殊不知魑魅魍魎雖神不敢肆然騁怪於白日之下人海之中何哉陰不敢干陽邪不敢犯正天下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爲吾計者只就身心性情日用事物之間遏其邪妄而守其正常使陽德日長而已此等妖妄

何足掛之於齒牙以破不語怪神之聖戒哉

星湖曰今時憲曆百代無弊曆家之歲久差忒專由歲差法之不得其要西國曆法非堯時曆之可比云云

星湖以洋曆為賢於大堯之曆者直是推波而助瀾縱風而益燎令人惶恐也藉曰勝似堯曆亦不過蜂之造甘易牙不能之類不可將微蟲與人較優劣況今西湖之曆泰不在聖人範圍之內而星湖不之察顧欲置眞胡事業於中國大聖人之上豈非識者之所寒心哉或問何謂時憲曆在堯曆範圍之內也曰

堯之聰明睿知天理之極人道之至事事物物各臻其妙無所欠缺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聖莫之能加也聖神復出苟察其短於依俙彷彿之間莫之能討也是其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固已澤及當世而無弊垂之萬世而不差何嘗有毫分失檢而未盡善者乎不幸姬周之衰聖王不作政教不講而繼之以秦氏之亂變易典章灰燼經籍建亥為正於是而堯之曆法失傳於中國矣漢興以來曆家相繼隨時有作然非聖人之聰明睿智則其術容有不能盡精而歲久不能無差忒矣若西胡之曆則本其才智固類

禽蟲之偏技一能差賢於中國後世之曆家人物者而又以國號大秦小秦之類推之則其略得秦室以後中國之文物糟粕而依倣摹效者可知矣然則堯時曆法中國則蕩然失傳於灰燼之後而西國則偶然流入於摹倣之初有不可知也以此以彼雖曰百世無弊終在堯曆範圍之內而不可以突過也明矣

或問於順菴曰星湖先生常謂利瑪竇爲聖人其信然乎曰聖有多般通明之聖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先生假有是言不過曰西士才識可謂通明矣豈以堯舜周孔之聖許之乎云云

利瑪竇夷狄之稍黠者而已順菴開口便稱士何也以四民言之則講大人之事者謂之士業小人之事者謂之農工商賈利胡所講者果大人明德新民之事乎抑小人工技形氣之事乎以孔子之訓言之則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謂之士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者謂之士利胡以弁髦禮義箆籬廉耻黷亂貨色張旺技巧之術思以易天下則行已之無耻孰甚焉以是邪術行之四方使四方之有識者皆知其倡之政教本自如此則君命之貽辱孰甚焉以無父子無兄長亂人倫殄天常之教誑誘天下之

人則本之於身而得罪於孝弟之性者孰甚焉君子擬人必於其倫利胡何曾有毫分近似於士之名實而輒以是稱之乎至於利胡聖人之說則其悖謬而無謂也尤甚大而化之之聖尚矣雖通明之聖亦道心上成德之人在周家三物賓興之首列者也豈宜以此稱之於夷狄之桀黠者乎星湖不須言順菴亦爲此說噫有王者起則西胡在所賓興乎在所屛誅乎西胡通明於技藝一邊則有矣顧於五常之天德五品之人倫禮儀威儀之則凡宇宙之所以維持人物之所以貿安者則昧然無一點子見處是不過禽蟲

之偏智小慧也果可以通明之聖許之而混同於六德之列乎且順菴分疏師說以爲非以堯舜周孔之聖許之是豈足以瞞過五尺之童乎星湖旣盛稱利胡之曆謂非堯曆之比則此非賢於堯舜之說而何也曆法之久而差忒漢唐以來曆家之失也星湖不此之察而歸咎於堯曆何也且星湖跋天主實義以無理不窮無幽不通許西胡則是萬理明盡一以貫之之聖人也又豈六德賓興之賢所能及哉其陽擠陰護無復忌憚至此則雖曰師說只得絶口不言定矣豈可曲爲之文餙盖覆乎噫斯二公者衣冠士夫

文學儒者而纔於道無有實見則不免於七顛八倒況其庸人之愚無恒産無恒心而入於邪僻者又何足言歟

所謂天主其在吾儒果即是上帝則上帝何嘗有貌象形迹只是主宰萬物之一名耳云云

彼以渠所謂天主爲吾儒所謂上帝者是欲引己之說而附於儒者也此不但異端夷狄之性味情態合下知此亦見其有一點明處猶知中國儒術之美也與其知儒術之美而引己而附之曷若求儒術之真而舍己而從之也夫吾儒之曰天曰上帝以理言也彼

之曰天主以氣言也其分不能以髮而其上下義理形而上形氣形而下公私義理天下之公形氣一身之私大小貴賤義理大體也故貴形氣小體也故賤華夷人獸從義理上去則為華夏為人類從形氣上去則為夷狄為禽獸善惡吉凶善而吉從義理之效惡而凶狥形氣之效之歸不啻如百千萬里之相遠也何謂以理言天地造化人生日用莫不各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是所謂理也無此則天翻地覆人消物盡矣是以聖人掌參贊之權設治敎之具必以得是理者為準而以失此理者為戒詩書以下曰天曰帝無非是說也特以此理之自然而不容人力推移安排者名之則曰天以此理之必有主宰

統領者名之則曰帝在人則心之虛靈知覺是也心之虛靈萬事萬物之理無不森然畢具若爲子必孝爲臣必忠夫婦必別長幼必序朋友必信奉先必孝非鬼不祭廉恥禮讓冠婚喪祭之類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者皆其所知覺而權度者也故名之亦曰天君彼之所謂天主者只爲一身形氣之利害禍福仰視穹然在上者而禮之祀之如巫覡之事而已則是以蒼蒼者爲天而不知天之所以爲天也以祈禳者爲避禍邀福之具而不知一失人事當然之則則獲罪於天而凶禍之來無所逃也潛室之辨恐欠親切分曉

也
或謂順菴曰吾儒之學果不外乎事天則乎斥西
士之學何也曰彼邪此正所以斥之也惟此一心
本乎天性若能操存此心保有其性無忘吾上帝
所賦之命則事天之道無過於是何必如西士拜
祈齋跪如巫祝之事然後為事天之道乎云云
彼邪此正寧可以不知其故乎蓋吾儒之所以為正
者無他寡欲清心以為之本而濟之以講學明理之
功故邪正真妄曉然在目而不迷於向背矣異端雖
號稱清心寡欲者只管持此而已未嘗有講學明理之事

故設心非邪而實行妄作卒歸於邪如象山陽明之流是也今西胡夷狄也雖不敢擬倫於冠冕之陸王然其曰事天也曰七克也曰三誓也若此之類原其設心焉豈有邪只為生長真胡義中以形氣一邊烱耿之明斷然自信以為此足以為天下之宗匠大師而不聞天壤之間有所謂道心主宰之功格物致知之學是以真妄倒置子賊易處所謂事天七克三誓之類只為陪奉情欲之事盜賊濟奸之具耳順養存心保性之說正則正矣然但曰存心保性而無所謂盡心知性之事則是又偏見詖辭而陸王之同浴耳

幾何而不反流於西胡鬼魅之域哉○又按吾儒之事天不過日用事物之間循夫天理之當然而已今曰無忌上帝之命則恐近笠家念佛之云矣胡乃以此而譏西胡之事天哉○又按汪尚書嘗言道在六經何必他求朱子以何必云者爲未嚴而極言其所以順菴何必如西士之云豈其未攷於此歟盖何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二者相去遠矣如烏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未有以不必食爲言者也毫釐之際不可不審也

天包地外云云

按洋胡之好殺樂死者以四時觀之則秋也者肅殺之時也以五行觀之則金也者斷截之物也以五方觀之則西也者日沒之地也其風俗氣味無足怪也如嶠函之地雖中國邊幅然已是西邊也故秦人大槩有此味然則前日之洋賊視死如歸今日之洋賊避死如火前後性味若是相反何也曰自洋人本種言之則離其本土而混處於斯人之徒水土風氣之漸染日久其性味爲從而變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一也誰誘衆生貪竊貨色陪奉形體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二也自斯人之徒打成一片者言之則渠皆

身

失其恒產因無恒心欲區區爲口腹生活之計偏富而入者耳豈能有死生不易之定志哉且夫天地之化誠而已故無論邪正彼此須有誠實之心爲其根本基址然後貫始終而不輟一死生而不貳殺■成仁舍生取義之君子誠心在於正道故慷慨從容之間爲能立天下之大經明天下之大義前日之洋賊誠心在於邪敎故亦能致一於彼而刑辟不能屈之今日人物只徇目前便宜而都無此誠實心地與天地之化了不相干則其朝變夕改乍東忽西不可方物亦無足怪也然則洋瀾雖曰滔天其實不足畏只

朝廷致力本源修明政教則蕩其巢穴而拔其根柢其如示諸掌矣草莽迂愚於此不能不日夜跂足也

順菴曰其言曰每朝心與目偕仰天籲謝天主生我養我至教誨我無量恩德次祈今日祐我必踐三誓毋忘念毋妄言毋妄行至夕又俯身投地嚴自省察本日所思念所言語所動作有妄與否則歸功天主叩謝恩祐若有差爽即自痛悔祈懇天主慈恕宥赦其法如斯而已為此學者以此為省身之學而[illegible]等視儒學其擧措辭據與吾聖訓同乎異乎云云

此三毋妄驟而聽之則與大易之无妄何別此所以
惑於紫莠之似而等視儒學之眞也若辨之不得其
要而硬說不同則如隔靴爬癢豈能曉人蓋無妄之
名誠無以異矣但吾之所謂則以忠孝禮義凡係民
彝物則者爲眞而以反是者爲妄則所謂無妄者既
皆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天下古今不易之正理矣戒
懼愼獨動靜交養則本之心地所以澄清去妄之源
者至矣學問思辨弗得弗措則即夫事物所以剖判
眞妄之歸着者精矣是以能反躬實踐不容有毫髮之
妄而動靜云爲無非天理民彝之眞矣彼則反是其

自為為人之具無非忠孝禮義之蟊賊則其道固已妄矣其做功程曆無居敬窮理之依俙影子則心靈之知覺事物之酬應一則妄二則妄百則妄千則妄耳所謂踐其言誓者誰欺非欺天乎辨者不此之反而區區分別於舉措頒撲之同異則末矣

既曰無愛交利則貨利相通彼輩固以為善事而為之矣

通貨之俗成則財竭民窮窮之又窮竭之又竭其勢必人消物盡而後已此可以不深憂歟其故乎夫冬祈寒夏暑雨匹夫匹婦流汗呵凍疲精竭力於農績之務

而不敢頃刻懈者何哉彼豈不知安逸之為樂哉誠以不如此則無尺布斗粟可以免其寒餓而救其死亡矣求之人則人不予為之盜則國有刑於是不得不各自耕織而天下無遊民矣天下無遊民則衣食裕而貨利足矣抑豈但以此而已造始萬物天之職也代終萬物地之職也參天地而贊其所不及人之職也聖人者又所以總攝參贊之主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陰陽迭運無時停息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而得其生物之心下者分其職事上者總其權柄誠不容頃刻少懈違越天地之心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此聖王所以昧爽而坐日昃不遑食以緯天下之民使之各勤其職者也後世聖王不作此理不明而人欲橫流遊手遍滿擧世相師則祈寒暑雨節星之獨任賢勞者擲鋤投杼仰天而怨咨焉問其願則生前以得安坐而衣食如遊手也問其實則皆被事勢之所驅而煎熬於膏火之中者也於是時也而忽有天外傑黠之胡客神頭鬼面眩動耳目而鼓之以通貨之說誑之以逸豫之術則彼昏無知皆將如解倒懸欣欣焉慶於色于于焉褰裳以從之近日匍匐而入於彼者大抵皆此類也於是西胡之黨與

日以益繁月以益滋而少間衣食日用之需日以窮匱矣率一世而入於洋術則豈徒如今日之窮匱而已將見一絲一粒無復可生之路於是時也欲讀洋人之書而苟享生世之樂胡可得歟此理甚明而不悟也哀哉○又按所惡於通貨者非爲其必皆穿窬殺越而得之或以幻術陰取之或以技巧悉易之此皆王政之所宜嚴誅而痛絶也

又曰忘讎愛仇則邪黨之群聚交亂在其教固爲薄物細故而可忘可愛矣

邪黨之群聚交亂即彼教之所爲也潛室分而二之

何也且忘讎愛仇之説行則父兄有百子弟君長有萬姓黎不足以憑恃依賴矣古今天下豈有此悖理傷化之教而天下之禍又豈有虛日哉又按恩讎報復之説禮經所以等君親兄弟師長之讎者詳矣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訓又約而盡矣然此豈血氣私意之所為哉是其刻骨而不能忘者乃人事之所當然而原於天命之自然者也何以言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各正性命而五行之生克莫不各具恩怨報復之象水生木故木克克水之土木生火故火克克木之金火生土故土克克火之水土

生金故金克克土之木金生水故水克克金之火此皆報德之象也水克火故火生克水之土火克金故金生克火之水金克木故木生克金之火木克土故土生克木之金土克水故水生克土之木此皆報怨之象也彼有生我之德則我克克彼之物而報之彼有克我之怨則我生克彼之物而報之五行之生克已有此象則凡得五行之性而立於天地之間者安得無怨德之報乎故曰天命之自然也故曰人事之當然也故曰非血氣私意之所為也知此則知忘讎愛仇之說其反易天常不近人情而為禍亂之階

也甚矣或曰然則朱夫子之述小學也謂息讎分明非有道者之言何也曰如范雎之一飯必償睚眦必報誠非有道者之事也小學所載正指此類而非如洋說之所云也然而朱子又曰怨有不酬而德無不報則是一飯之類又在所償而睚眦之類只在所置也蓋雖小怨只曰不酬而置之足矣若忘之而不足又從而愛之則是豈近於人情耶而況於父兄君師之讎乎而可忘可愛者豈非驚天動地大故狂怪之說乎

既曰無間貴賤而男女上下雜處無別則如家嫂

之家奴僕出入內室矣
男女上下雜處而無別則豈止於奴僕出入內室而已哉將使天下無生類乃已矣何則男女雜處則通色矣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言摯而有別夫婦之道也孔子删詩存鄭衛淫詞者惡其無別無義無定偶無人倫以示戒於天下萬世也孟子甚言踰墻鑽穴之可惡而謂夫婦有別然後免於禽獸禮曰七歲男女不同席又曰外內不共井不通乞假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為友周恭叔酒席纔有所屬意則程子斥之曰是禽獸之

不若也此類不一而足聖賢之別嫌明微防患已亂可謂至深切謹嚴矣夫如是故民志定而彝倫叙令曰男女雜處而無別則是不問親疎貴賤男盡夫而女盡婦也夫婦之倫一亂則父子兄弟九族之倫一齊壞亂而親親而尊尊生養而死葬者說不去矣情慾生猜利害相攻爭鬪之變殺越之慘無地不起矣此男女無別所以致大禍也孔子贊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墨氏之陷於無父而歸於禽獸以其但

知理一而不知分殊也橫渠之西銘程朱班之子思孟子之書者以其理一之中致嚴於分殊而不容有毫髮之亂也此實天經地義民彛物則亘宇宙而不易者也此理明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尊卑貴賤各定其位各安其分而秩然有序有序故禮作禮作故和生和生故樂興今曰上下雜處而無別則是於家於鄕於國於天下把上作亂不奪不饜之禍無日不作而天地爲之翻覆矣此上下無別所以致大禍也故曰天下無生類乃已嗚呼男女無別人情之所大欲上下無別在下之所甚悅從其所大欲徇其所甚

惚自愚氓視之似非惡事自識者觀之則本心滅矣禮樂崩矣人類化爲禽獸矣其爲禍不至於此則不已矣吁亦危哉吁亦急矣

許筠謂男女情欲天也分別義理聖人敎也天尊於聖人則寧違聖人而不敢違天云云天固尊於聖人矣然事天自學聖人始如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必須儀刑文王可以作孚萬邦云云筠說直是狂悖不足道也潜室之辨不免大故胡亂何也夫以形體言之則穹然在上之天固尊於頽然在下之聖人矣若夫天之所以爲天聖人之所以爲

聖人果形體之謂哉以理言也以理言則元亨利貞天之道也而四時運行萬物各正其性仁義禮智聖人之德也而四端發用萬事各得其理天以是造化發育聖人以是財成輔相其理一也豈復有尊卑之可言哉文王詩所云則不過曰上天之載無形而難知聖人之事有迹而易見但就有迹可見者而儀刑爲則彼無形而難知者不外是矣豈謂天道窈冥高遠不可冀及而姑落下一層學爲聖人之卑近云乎哉且夫聖人即一天理也盡夫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也竊所謂天乃人欲之私纖而禽獸之與能也潛室

承鎬之說以鎬所謂天謂尊於聖人其辨之也不過曰事天自學聖人始而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語竊不敢知謂人欲尊於天理則果可以成說乎謂徇欲自學天理始則果可以取信於五尺之童子學聖人而馴致鎬也之所謂天則所謂聖人者不過徇其人欲之階梯而陷於禽獸之坎阱也古今天下寧有此等議論乎鎬也之天男女之情欲也風雨鷄鳴鶉之奔奔之類淫聲穢臭使人可惡安得而擬之於上天之無聲臭乎此雖前輩之說其害理傷敎不細不敢不極言而痛辨也曰然則欲辨鎬說何

如斯可矣曰豈惟男女爲天凡人之情欲莫不本於天理之自然而人之所不能無者也但其中幾之善惡事之當否判爲兩歧善而當者鉤所謂義理也聖人之教也是乃天理之直出者也惡而否者鉤所謂天也寧違聖人而不敢違之者也是乃天理之掩於形氣蔽於物欲而橫出者也直出者全其天賦之正理故亦名曰天理橫出者本於天賦之正理而反以害之如蟲蛆之生於醢而反害醢者也故名以人欲而不復以天理名以男女言之關雎鵲巢天理也西洋通色人欲也以飲食言之讓飲禮食天理也沈湎紛

奪人欲也以宮室言之障庇風雨天理也峻宇雕墻人欲也以貨財言之生衆用舒天理也聚斂欺竊人欲也以科宦言之循蹈規矩天理也患得患失人欲也以是推類無適不然而斯二者一子一賊又不容相混若認賊爲子斷斷自信而棄真子如弊蹝則衣冠淪於裔戎人類化爲禽獸而禍亂無時可已矣是故聖人有憂之就自然之中剖析上下道器之別帥役宗孽之分公私大小之辨善惡是非之決消長勝負之幾使夫人者戒謹恐懼明目開心得以養其子而無得以養其賊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孔子之告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聖人之德之功與天為一而無尊卑優劣也其餘循之者為君子而吉悖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報君子者視其循理之大小厚薄而無不如影響為凶之報小人者視其悖理之淺深多寡而無不如影響焉此不易之正理而非誣也彼籀也知天之尊而不知天之所以為天者尊而無對也知蛆之生於盤而不知蛆之害盤而非盤也知賊之似乎子而不知賊之害子而非子也知欲之出於天而不知欲之悖天而非天也道器上下宗孼師役倒置易位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其勢甚急而不知也侮慢天命之正戲蔑聖教之懿旣以此自速大戾而不足內爲流俗之囂矣外助洋賊之狂瀾嗚呼失性至此其亦可哀也已○又按所謂通色非特如洋賊之敎凡方外犯色之類皆是紾臂非特如孟子之說凡浚民膏血食前方丈及共食求飽之類皆是聚斂非特如冉有之事凡不義而取人一芥之類皆是患得失非特如吮咀弑逆凡欲速下托從俗犯科之類皆是此當推類窮格反身省察以爲克己正心之實功也

順菴曰以無聲無臭者言之則曰太極曰理云云

一理上自其無聲無臭而言之則曰無極自其實為
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而言之則曰太極故周子
曰無極而太極朱子發明其指曰不言無極則太極
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
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因是而參攷諸說則既
曰理無動靜而又曰理有動靜既曰理無情意造作
運用而又曰自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既曰無形無
為而又曰有形有為之主皆一意也如此兩舉然後
不同於一物不淪於空寂以言乎本原則足以為一
身之主提萬事之綱以言乎散殊則一身一家之事

一國天下之政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凡繫天經地義民彝物則得失是非端的分明有入頭下手處真見其異於洋賊之所謂天主上帝者矣順菴說理單舉其無聲無臭而闢其所以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則正所謂淪於空寂者也如此則所謂太極之理不過為窈冥昏默之物枯木死灰之類而氣機之湛然精爽者得為其根本主宰也其可乎此詖辭所以都不濟事也

順菴曰今之為此學者皆曰一心尊事上帝無一息之所忽比之吾儒主敬之學也飭躬薄食無踰

濫之念此之吾儒克己之工也門路雖異為善則
同但世道巧偽人心難測設有一箇妖人假冒倡
言東有一天主降西有一天主降民心習於誕妄
以為實然而風從之矣當此之時為此學者其能
曰我正而彼邪我實而彼偽乎云云
彼必以洋學為十分是當故學之矣必以儒學為不
如洋學之是當故背之矣此其諱不得處也而顧又
援而自比於吾儒之主敬克己何也觀其援而自比
則似若又以儒學為是當者也天下之理此正則彼
邪彼正則此邪無兩是兩當之理今也既是彼又是

窮理者焉吾儒之克己也克己矣而又有所謂

此何也旣知吾儒之為是當則何故冒犯刑禁棄君親師友所敎之是當而學夷狄禽獸所敎之是當也卽此可見盜賊之情狀邪遁之例套矣且吾儒之主敬也主敬矣而又有所謂。復禮者焉是以體用相涵而內外一致以之可以善其身以之可以宜其家以之可以興邦而正天下彼所謂上帝只是仰視蒼蒼拜跪祈禳已非天理之正又於天經地義民彝物則無講明窮格之依俙糟粕則雖曰尊事無忽而非吾所謂主敬之學也彼所謂克己如飭窮薄食之類只是誑俗自容行詐濟欲之資斧已非克己之實又仇

其君親禁其婚嫁汩其天叙之典亂其天秩之禮則
雖曰心無踰濫而非吾所謂克己之學也門路一異
善惡天壤順菴辨不及此何也
星湖之徒視順菴爲儒宗初頗依歸後漸叛去最
入於邪教順菴苦口力爭終不可得乃抵書蔡樊
菴要與合力而共斥之蔡以我則不暇答之以示
調停之意順菴知不可爲乃作詩以悼之曰道術
派分各自逃西來一教更橫豪風吹落葉紛紛去
月照孤林子子高丹竈烟消無可奈白頭力盡但
號咷不如且進盃中物爲醒爲狂任爾曹

按順菴所辨或不無可議者然其苦心血誠則可見
三復此詩不覺太息痛恨也嗚呼古人不云乎縣縣
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履霜之漸羸豕
之孚知者燭之而愚者不省仁者憂之而頑者不恤
是以其流之禍畢竟滔天而不可遏今奈國家生民
何今奈天下後世何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朱子發明其意曰邪說害正人人得以攻之不
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不必
士師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功如此若以此意推之
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

有

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嗚呼若順菴豈非聖人之徒耶彼以不暇之說抑我而助其羣陰剝陽之勢者果何心也哉其亦不知不仁甚矣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是則所謂人人得以攻討者宜必有所先者矣噫

宜選文蔭諸臣有學識者分差刑獄之官外邑之邪教處亦各另擇差遣凡現捉於譏詗者勿先刑訊且與之問答如師弟子講學之狀展彼書卷令渠解說而吾以眞心至誠折衷以論之務使彼明知彼說之所以爲非期有感悟之端達於言面之

問毋急遽日日如此見彼之感泣涕泗矣心改行然後賞賜而遣之使歸讀經傳性理之書其終不可化一向恃惡者桎之縲之下獄牢囚以付於殺戮之科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視聽言動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孟子君正莫不正之說也經曰無邪心之要也然則今日急務自　上當致敬盡禮招延有道之士搜索巖穴之間者為之師友實心倚仗

成就 聖德監于祖宗成憲始于 上躬以及 宮
闈之內私親之家凡繫違越典章者悉行改革不爲
毫髮形氣所搖奪不爲毫髮顏情所拘牽則此乃純
心成德之驗修身正家之實也誠如是則朝廷之不
正非所憂矣朝廷正則君子進而小人退百官器使
而庶績日舉若夫內治在國之邪黨外防入海之冦
賊則不過出治中一事耳不至上下波動舉國美沸
而後可濟也若於此都不留心而使文蔭中稍有學
識者分差中外呶呶然以口舌爭則正周子所謂使
人不可提耳而教者一一不可也輕屈吾道之尊而就

與禽獸夷狄之賤從事曰吻為見侮之大者二不可
也陰盛由於陽衰邪教誑惑由於正學不講今文蔭
學識之人果皆心術純正道理明透足以開豁邪人
之心腸則此等之君子布列於內外而今日世道日
淪於汙下一不可收拾救拔何也古之以闢佛自任莫
如昌黎公而一遇卷顛老釋騁其似是實非近理亂
真之談則耳傾心注與之往來而不倦若是者何也
在己者不足以自信則猝遇強敵其勢不得不反豎
降幡也故曰五穀之不熟不如荑稗之秋一杯之小
滴不救車薪之火昌黎尚然而況於今日文蔭乎此

三不可也有此三不可然且云俑則其迂濶而不可
用審矣
士族之無識者一經難讀匹庶之愚昧者文字不
當且人情喜福末俗畏神故先王以神道設教以
禍福勸懲真西山之在外任也刋刻太上感應編
親作勸俗文以教民　皇明成祖皇帝頒為善陰
隲書二百本於我國廣布中外此外如陳繼儒之
福壽全書金潛谷之種德新編又如外典之文昌
孝經報父母恩重經及史冊中為善獲福為惡得
殃之類使儒臣揀選其不雜佛老而有裨民俗者

彙輯成書以眞以諺頌下流傳則不出三年而至
變矣云云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書曰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中庸發明鬼神之德而申言栽培傾覆
之必然此類不一而足聖人所以神道設教者然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曰天道福善禍淫伊
尹曰惟上帝無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孔子贊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周子說聖人中正仁義主静立極遂而斷之曰君
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類不一而足聖人所以禍

福勸懲者然也蓋一陰一陽而在而不測謂之神神者天地之妙用事物之主宰往古來今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在人心術則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人軀殼則耳目之聰明方寸之靈盤手之恭足之重色之溫言之忠在人倫紀則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在人政事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遏惡揚善命德討罪衛正闢邪內修外攘之類皆是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若夫禍福者循此悖此之效驗也知此則知聖人之以神道設教禍福勸懲者頭頭皆正

理也是豈與諸子百氏之說神說禍福雜之以誣淫邪遁似是而實非者同年而語乎昔謝上蔡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於程子程子卻之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今也欲闢異端息邪教而至論牖民之方反舍五穀之美欲取荑稗之似者何歟若弁髦聖賢之書而外典雜書是取則所謂神道設教者為尊奉天主之同浴矣區區剖判於本領不是之藪而裒其有裨民俗之彷彿者則又無異於向鐵爐砂壙而撥取零金者矣是不但苟且費力又益見侮於異端雜家也其可乎其不可乎一經難讀之士

庶教之以雜書則顧可易讀乎文字不當之庶民教之以雜書文字則顧可的當乎反復思之不知其為何說也

此類自官給度牒為僧尼分送寺刹以為僧尼之奴婢是為以異端治異端之一法云云

此與上段論唐帝事一般意思甚覺悶鬱也以愚觀之分送寺刹為僧尼奴婢使僧尼肆然逸居以自奉非。祖宗以來禁絶竺教賤惡僧尼不齒人類之意也又使僧徒同惡相濟而為禍益滋則是乃推波助瀾縱風止燎而非計之得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曰正君心以正朝廷足恒產以養萬民革奢靡以裕財用正敎化以復三物一兵農以壯三軍信賞罰以嚴勸懲不容一髮之私意不入一毫之文具行之十年而風俗不乾淨國家不鞏固者愚不信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忒矣聖賢必不爲無理之言以欺天下後世也

操束象譯不賫外國異物爲禁邪敎之一大關棙也云云

操束象譯不賫外國異物固王政之一事不可放過然今洋物之源源乎來者又豈專由象譯而已乎異

撲艇艦往來江海之濱而有司不之問禽獸鬼魅嘯聚山谿之間而有司不之捕凡幾年於此矣有司之不問而不捕者又寧可不知其所由耶以此異物悅耳目之玩而便身之具也然則蓋亦曰 君心以拔本而塞源乎已事不可諫即事猶可追今使 聖明克己如仇敵從善如飲食去之惟恐其一已之爲累充之惟恐其一善之不備則必能講服羨褻之戒而凡諸洋物知所以惡之矣知所以惡之則必能奮發雷厲斷凡服食日用悉行搜括燒之於 闕門之外通衢之上明示 聖意如靑天白日矣以此聳動於內

外則自尊及卑由親逮疎凡我東韓人類孰不從志屛絶洋物哉不然而徒欲治其末塞其流者皆無用之空言也

右若干條謹就舊日所錄點化以出求質於士友之間噫韓歐孫石之杯水尚未足以救車薪之火而爲龜山朱子所不滿況此萬萬淺陋曾不過一滴而以當燔穹之烈炎乎雖然攄孟子能言距之義或不爲無小補也願諸君子相與努力圖之集千人之一杯合萬夫之一滴其與袖手而號咷者相去不亦遠乎諸君子以爲如何

又有一事孟子旣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
子曰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蓋使天下家家距楊
墨人人距楊墨則楊墨無所容而孔道明矣使天下
家家誅亂賊人人誅亂賊則亂賊無所容而人紀立
矣此理甚明而無疑故孟子朱子立法如此以詔天
下萬世愚妄謂只此一言亦足以爲一治之機軸也
今於洋說何獨不然然則　朝廷須揭此義警動國
人之聽聞功不可已也前輩已有距誅之功者無問
微著悉行闡發或賜諡或致祭或贈職或令俎豆或
祿子孫見存者隨其才學奬拔而收用之以爲國人

之勸則此與誅鋤攻守之政輪翼相須其於息邪說
正風俗保民保國之道不但一臂之力而已也噫迂
愚左見無以仰達於 雲天楓宸之遠則俯仰公私
只切漆室之憂諸君子許亦同此懷緒也

闢邪錄終

丁亥陵訪月騰

李璥烈

盖自天降生

闢邪錄 闢

民則既

形而上 形而下

大體小體 富貴貧賤

敎人之

民則既莫

不與之以

李 璥烈

闢邪錄 法也

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人